

第七回 甘舐犢千金嫁阿男 賦關雎百輛迎淑女

私語喁喁計久長，曉來猶帶口脂香。
可憐忽地遭摧折，人各天涯又洞房。
離合悲歡事有無，是圓是缺半模糊。
一般處境渾難辨，若個成雙若個孤。

當下寇四爺捉了阿男，不由得阿男不跟著走。起先還揪著頭髮，走了一箭之路下來，四爺放了手，阿男也只得亦步亦趨的了。只可恨那一班跟在後頭追著觀看的，也不知於他甚事，要他遠遠跟隨。四爺沒法，打發他們走開，心中十分急躁。雖然他跟他的，我走我的，各不相於。然而自己是個外路人，帶了個女子同走，萬一驚動了地方，前來問兩句話，就未免繁瑣了。心中正自煩悶。忽見路旁一間茶館，便帶了阿男進去，揀個座位坐下，泡了一碗茶。四爺勉強斂了怒容，默默坐著。只可憐阿男心中千回萬轉，心事猶如一團亂絲一般，不知從何處想起的好。忽然想著：我雖被父親捉到這裡，幸得昨天弄了幾十吊錢，他拿了這個，也可過活幾時。不然，拿來做盤費回八軍鋪去，也綽綽有餘的了。忽然又想著：他向來最服小，我父親兇神惡煞般跑來捉我，不知他嚇得怎樣了，萬一嚇病了，沒個人服侍，這便怎牛是好？想到這裡，不覺一陣心傷，暗暗落淚。忽又想到：父親捉我回去，不知把我如何處置？索性因為我做了醜事，把我殺了剮了呢，倒也安心靜意，死到九泉之下，去等他做來世的夫妻。但是依了我母親的主意，無非又是要我嫁什麼表兄餘小棠。我若依了母親，嫁了姓餘的，將來卻怎樣對他？若是不依母親，除死之外，別無他法。心中左右盤算，只有尋死一路最為高著。心中默默尋思了一大會。此時外頭跟著看的人，見他父女兩個坐著不動，便漸漸的散了。

四爺見眾人散去，便惠了茶錢，帶了阿男，到河邊上叫了一隻船，到鎮江去。阿男在路上，一心只要投水尋死，所以雖然無心觀玩景致，卻也終日推開篷窗，倚舷閒眺。問他心事呢，他實在是要乘隙投水。無奈一路行來，卻是內河小水，生怕跳了下去淹不死，被人救起來，反覺沒有意思。四爺呢，此時已看得這個女兒是與我不相干的了，不過他母親一定要他回去，我便送他回去，以了我事罷了。父女兩個，各懷一種心思，所以一路上並沒有事。曉行夜宿，到了鎮江，換了渡船，渡過江去，到了瓜州。四爺先到碼頭上僱定了船只，把阿男安頓在船上，便單身到餘家去接四娘。只說女兒在家，思念得很，我叫了來回船只來接，逼著馬上要走。四娘雖未知已經尋著了女兒，卻情知是為了女兒的事，在這裡不便說話，即便起身辭行。此時餘小棠販布未回，張氏挽留不住，只得放他夫妻去了。

四爺帶了四娘，直到了碼頭。船戶搭了扶手，四娘到得船上時，阿男看見是母親，早不覺搶步過來，雙膝跪了，抱著四娘的大腿，放聲大哭。四娘反吃了一驚。及至定睛一看，知是阿男，也不覺嚎陶大哭起來。四爺走進艙裡，連連頓足，厲聲說道：「你們家裡死了誰？在這裡亂哭。」這一聲惡吼，把他母女兩個嚇得登時止住了哭，面面相覷。四爺惡狠狠的坐下，便叫開船。阿男捏手捏腳的退到裡艙去。四娘坐了一會，彼此都沒有話說，也便退歸後艙。只見阿男拿著手巾揩著眼睛，在那裡掩位呢。四娘忙搖搖手，叫他不要哭，一面挨身坐下，握了他的手，肩挨肩的坐了一回，低低的問道：「我兒，你一向在那裡？」阿男見問，又復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四娘又百般的把他溫存了一會，方才止住了哭。在船上到底說話不便，四娘也就不再多問。此時船上，寇四爺是怒容滿面，鼓著雙腮；四娘是愁眉不展，默默無言；阿男是抽抽咽咽，未曾住哭。好在瓜州鎮到八里鋪，只有十里水程，不上半天就到了。便捨舟登陸，逕回家中。

阿男此番大有無面回江東的景象，一路上只低了頭，急步而行。回到家中，也羞見那些男女伙計。一逕回到自己房裡，也不管什麼蛛網塵封，便向牀上一倒。四娘叫人打掃內外時，方才把他叫起來，代他抖乾淨了衣服。阿男只是低著頭，任人播弄，猶如新嫁娘一般。女伴人等，都莫明其妙。諸公，這就是孟夫子說的：「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。」又是俗語說的：「作賊心虛。」講到當日實情，阿男是從山東地面逃走出來的；他父母是從山東一逕走到瓜州，方才住腳，並沒有回到人裡鋪，並且在餘家也瞞起這件事情的。這麼說來，除了他父母之外，竟是沒有第三個人知道他逃走這件事的。然而，在他自己，卻以為做了這等事，羞得再見人，並且覺得是人人知道我逃走的一般，所以見了個人影兒，便是慚惶萬分。這就是一良未泯的憑據。若是喪盡天良的人，他豈但不知羞恥，只怕還要當眾宣佈他父母的野蠻專制，不容他自由結婚呢！

閒話少提。且說阿男自從回到家中，終日躲在房裡，不梳不洗，不茶不飯，惱得寇四爺屢次要殺他。在阿男，本來也屢次要自尋短見，無奈念著母親養育之恩，又不知白鳳的下落，因此遷延，未曾決計。既然他父親要殺他，卻也情願延頸就戮的。卻是四娘拼命的護住，夫妻兩個便反目起來。從此之後，便鬧得朝啼暮哭，內外不寧。如此又鬧過了年，方才略略寧靜。阿男卻又病倒了。

原來阿男和白鳳，情絲未斷，若是終日吵吵鬧鬧，這吵鬧就分了他那思憶的心，倒也好過。此刻吵鬧得厭了，不再吵鬧了，卻是一個個都還是帶著氣，抿著嘴，鼓著腮的，默默無言。他是有心思的人，聽了四面沒有人聲，正好盡他去思憶，因此就易成病了。四娘因為他賭氣，不茶不飯的慣了，這回他病得不茶不飯，倒也大意了幾大，以為他仍是賭氣。及至看見他潮熱上來，才知道是病；那阿男的病，可就越深了。原來他起先覺得心中煩悶，不想吃飯，四娘叫了他一遍，不吃就算了。誰知這一來，撩動了他無限心思：他想起在杭州時，有一天和白鳳賭一口小小的氣，開出飯來，不肯去吃。那白鳳拿了飯碗，捱到牀前，百般的哀求，要他息怒。是他故意裝嬌不理，白鳳急得眼淚也淌了下來。此時我有病不吃飯，便是生我下來，養我長大的母親，也不過叫一聲，不吃就算了。算來知疼知養，貼心貼肝的人，只有他一個。但不知在杭州失散之後，他到那裡去了？可曾回家？或者回到鎮江店裡？怎的不給我一個信？忽又想到：頭一天雖然掙了幾十吊錢，儘夠他回家的盤纏，但不知他的心意如何？可要為了這件事，懼怕他叔叔，不敢回家，逃到別處去了。他雖是個男子，卻在外面沒有十分歷練；不要帶了幾十吊錢，反倒上了人家的當，那時候弄得欲歸不得，就怎生是好呢？想到這裡，便覺得心裡好像滾油煎一般。忽又想起：我自回家之後，寸步不出大門，外面事情一點也不知道，何不叫人去他家打聽打聽呢？想罷，叫了一個貼心的女伴來，吩咐他設法到秦家，打聽白鳳有回家沒有。那女伴道：「他家二官麼？那不消打聽得，沒有回來呢！說是在鎮江走失了。這裡得了信，他家二相公就到鎮江去了，聽到年下才回來。過了年沒幾天，又出去了，大約還是去找他呢！」阿男聽了他這一番話，未免又添了許多疑慮；添了疑慮，便是添了憂鬱，從此病勢便加重了。

功效。

四娘便和四爺商量說：「阿男這孩子，近來兩年總是三災兩難，從去年起，便沒有好好的過日子。說起來呢，你總怪他跨錯了腳步；其實，這些事情，我看小孩子們多半是不免的。不過家醜不可外揚，自己家裡瞞著，外人就不得而知罷了。前回事，是被官人亂叫亂嚷，甚麼要殺秦二官，方才傳揚了出去。不信，你看這回，我們從沂州下來，在家門口經過，到了鎮江、杭州，找了孩子回來，有誰知道？何況我兩個大半世人，只有這點骨血，在天理人情上說去，沒有不要他好的道理。依我看來，他這個病，一半是官人惱了他，他見了官人就害怕，嚇出來的。」四爺冷笑道：「你的女兒膽小呢！三四天功夫，從山東跑到浙江去，半路上還拐了個漢子。我這一惱，他就要嚇病了呢！」四娘道：「唉！不是這麼說。從小兒，我兩個都拿他當掌上明珠般看待的，他就是走錯了一步半，也指望做爹娘的痛愛他，原諒他；誰知你翻過臉來，大改了平常的樣子，終日睜眉努目。自從他回來了之後，你從沒有和他答過一句話，就是他早起出來叫你一句，你也從沒有好好的答應過一聲。他是個嬌生慣養出身的，忽然處了這個境地，他就不是嚇病的，也是氣病的了。」

四爺又冷笑道：「哼！我氣死了他，只怕要算忤逆呢！」四娘道：「不是這麼說。官人，事情已經隔了年了，你平一平這口氣，我們做個商量，憑他怎麼不好，總是自己的骨肉兒女。今天就是你把他攆走了，他在外頭做些不相干的事情，人家說起來，總說是寇某人的女兒。」四爺道：「依你便怎樣？」四娘道：「做父母的，有甚怎樣，不過總要完了他的終身大事。」四爺道：「你還在這裡做夢呢！人家秦二官到此刻也還不知去向。這件事，我還自怪魯莽，只顧得自己扯捉那賤人，不曾先叫繩之出去見了二官，害得他不知下落。我還要出去幫他尋訪呢。你便想完了他終身大事，只怕就是尋著了，人家也不要這種賤人；就是人家要了，我也沒有臉面拿這種賤貨給人家，叫人家一輩子指摘說：這個是寇某人的女兒。」四娘道：「我不是一定要指著秦家。但得好好兒的有個人家，把他嫁了，就定了我的心事。」四爺道：「罷了，誰要這種好貨？早晚再把他帶到山東路上，不然，到江南那邊去，幾弔錢把他賣了，就完了。」四娘怒道：「官人！你早不是瘋了？自己女兒肯拿來這等糟蹋！女兒我也有一份的，你肯賣，我卻不肯賣。」四爺道：「你要爭你這一份，我卻肯讓了我那一份。我不要了，你把他拿去，憑你嫁給什麼王孫公子，我總不來沾你一點兒光。我也不管一絲兒事，由你去幹罷了。」四娘見說不下來，也就不再多說，只提起精神，一心去調理女兒的病。

卻說阿男這回的病，好生奇怪，經四娘的延醫服藥，拜佛求神，亂七人糟的攪了一陣，居然慢慢的好了。卻有一層，他那舉止也慢慢的失了常度了，他的說話也慢慢的前言不對後語了。四娘心中十分著急。有個醫生說他是心境的毛病，和他多散散心，還許就好，若單靠藥石，是治不好的。四娘聽了，十分心焦，便終日逗他玩笑。他有時清楚的時候，倒還懂得安慰四娘，說是：「母親放心，我不過一時神思昏亂，並沒有甚麼大病，只要靜養幾天就好了。」有時他糊塗起來，叫他吃飯，他便吃個不住，並不知飽，一天不叫來吃，他也不知餓。叫他行就行，叫他住就住，猶如木偶人一般。

四娘見了這種情形，便沒了主意，和四爺商量，四爺理也不理，叫他去看一看也不肯。有幾家鄰近人家，都來看病，看了這個情形，也無非面面相覷，說不出個道理。四娘無可如何，想起瓜州是個大鎮，或者有個好醫生，打算帶了女兒回娘家去，就近延醫調治，不免又向四爺商量。四爺道：「我說過不理的，你要怎樣便怎樣就是了。」四娘聽了，沒好氣，回到房裡，收拾過自己幾件細軟，叫人去僱了船，帶了一個女伴，領了阿男，一逕下船到瓜州鎮去。

阿男到了船上，四娘逗著他看岸上景致，倒也覺得清爽些。到了瓜州，先打發女伴到餘家去通知。張氏聽說，便也打發了自己的一個女伴，同到船上去迎接。餘小棠此時正好在家，便忙叫人打掃出一間房屋，預備姑娘、表妹同住。不一會，四娘領了阿男，兩個女伴押了行李來了。張氏、小棠一齊迎接出來，彼此相見行禮。小棠留心看阿男，只見他出落得格外豐富，真是眼波流媚，眉山鎖情，但是舉動之中，不似從前活潑，倒反現了一種端在態度。彼此相見已畢，四娘敘過一番寒暄之後，便表明來意。小棠道：「表妹有病，早就應該到這邊來就醫了。這裡是南北通衢，莫說是本鎮世醫，就是南來北去過往的醫生也不少。稍停住下來，等我去打聽一個名醫，包管一醫就好。但是，我看表妹的面色，不像是病容的，倒像比從前胖了好些。張氏接著道：「你小孩子家懂得甚麼？大凡病人，有病容的倒不緊，那沒有病容的，倒要小心呢！」當下大家談了一回阿男的病情，敘了一番別後的契闊，四娘便去督率著開了行李，從此安心在娘家代女兒治病。

爭奈他這個病，好兩天、壞兩天，總沒有收功之一日。請一個醫生來看兩無，吃兩服藥，覺得好點，再看下去，就不靈了。換一個醫生，亦復如此。四娘不免心焦，閒中便和張氏商量。張氏道：「我看你家姑娘的病，莫非是有甚不遂心的事，鬱出來的？否則就怕是喜信發作了。姑太太何不替他提一提親事，衝個喜，或者就好了也未可知。」四娘道：「正是。我也想到這一著。我生平只有這個妮子，打算招個女婿，做半子之靠，一向有心小棠。嫂嫂，你看這個親做得做不得？」張氏道：「我們都是一家人，姑太太願意了，有甚做不得的？不過還要和姑老爺商量。」四娘道：「雖然如此，也要小棠自己情願才好，就請嫂嫂試探他一試探。」張氏道：「他有甚不情願？況且我們也做得動他的主。」四娘道：「話雖如此，這是他終身大事，首先要盡他情願了才好。我們硬作主下來，萬一將來小兩口子有甚不對之處，還要埋怨我們呢！」張氏依言，當日覷個空兒，便和小棠說知。小棠見他表妹生得那一副花容月貌，早就有心，不過自己難為情開口，如今他姑娘反先說上來，如何不樂從？自然一口應允了。

當下張氏回復四娘。彼此都是至親，一切都沒有甚麼爭論。小棠一面央族長出來主婚，一面央一位現成媒人。四娘把阿男托了張氏照管，一面叫船回八里鋪去和四爺商量。誰知四爺仍是一概不理，說是：「我並沒有這麼個女兒。」四娘見他這麼斬釘截鐵，便也惱了，自回房裡，把自己生平的體己，盡情裝了兩大口箱子，拿去做阿男的妝奩，仍坐原船回到瓜州。只推說四爺被山東一位營官請了去做教師，一時不得回來。一面拿出銀錢，托人置辦妝奩，一面張羅傳紅行聘。四娘意思，要另外租一所房子做事，倒是張氏慫慫留住，說：「這個本來是親上做親，彼此有甚客氣？況且甥女有病在身，你搬了出去，清事都沒人照應。我們家裡房子左右多著，南面院子裡的三間，一向都是空著，堆點柴草，明天叫人收拾出來，姑太太就住到那邊去。傳紅行聘，就從這邊送到那邊。就是成親那天，也就和養媳婦拜堂一般。我們一個大門裡做事，豈不熱鬧？況且甥女身上不爽，有你這老母親在這裡，照應也便當。雖說是搬了出去，仍然要搬回來，然而又何必多此一舉呢？」四娘聽了，自然樂從。

因為急於要和阿男沖喜，日子定得極近。傳過紅沒幾天就拜堂，是接緊來的。四娘拿自己的體己，巴巴結結的辦了一份妝奩，足足值到千把銀子。到吉期的頭一天，先送了過去，適值阿男又發作了，向四娘問道：「母親，你這幾天忙甚麼？」四娘道：「我兒，明日是你的大喜，和你表哥成親了，怎麼你還不知道？」阿男道：「那個表哥？」四娘道：「小棠表哥。」阿男道：「我不嫁他，我有我的白鳳哥哥。」四娘忙把手掩了他的嘴道：「我兒，休得胡說。」阿男道：「並不胡說，我是要

嫁白鳳哥哥的。」四娘沒法，附著了他的耳朵，悄悄說道：「我知道你惦記著白鳳哥哥，可奈何此刻不在這裡，你還是先嫁了小棠表哥再說。」阿男道：「白鳳哥哥來了，我仍是要嫁他的。」四娘無奈，只得對他點點頭。阿男便倒到牀上去哭。

四娘心中十分憂悶。幸喜到了次日行禮時，他卻呆得猶如木偶一般，任憑人家拿他怎麼撥弄。一切道喜的鄉鄰、親戚，朋友，見了新娘，沒有一個不交口稱贊；看了他那舉止，也都道是新娘怯羞的常態。張氏恐怕四娘寂寞，預先行了個變通辦理的法子，這天拜過堂之後，馬上就會親，好等四娘也在這邊來熱鬧，因此便連回門禮也在當日做事。說也奇怪，阿男自從做親之後，那一種似呆非呆的病，就慢慢好了，但是又時時露出那一種愁眉苦目的樣子來了。小棠那裡知道他的心事，只當他有甚不滿意之處，百般的設法去溫存他。阿男終是不言不笑，倒變了個莊重女子。四娘等他成其好事之後，又過了兩個月，見他日子過得倒還安樂，雖然常常帶著心事，卻還不至於生出病來，小棠待他又十分和氣，張氏更不消說，見了姪媳婦，猶如待生客一般，非常客氣，便一分放心，回八里鋪去了。

且說餘家的房子，正與大碼頭逼近，小棠自己住的是三間樓房，沒事時，倚欄閒眺，所望見之處，正是由江入河，由河入江的所在，是個往來要道，終日帆檣不斷，檣槳如織。阿男沒事時，便終日在那裡閒望。自從四娘去後，更覺無聊，雖有小棠相待得十分和順，爭奈不是自己意中人，任他百般委婉，只覺得他走近前來啼笑皆厭，面目都非。這一天，正和小棠賭了一口小氣，獨自個登樓散悶，忽見碼頭上一艘江船，載著一乘花轎，泊近碼頭，鼓樂喧闐的把花轎抬過一艘河船上去。仔細看他那迎親的燈籠，是姓秦的，送親的燈籠，是姓何的。陡然想起來：莫非是秦白鳳娶何彩鸞了？可恨我進了這個牢門，外頭的事一點不知道。看了這兩姓燈籠，一定是白鳳負心，又去和別姓成親了。忽又轉念，這個不能怪他，他也和找一般，不由自己做主的。但不知他娶了新人之後，也和我一般，對了新的不忘舊的不是？倘使他也是這樣存心，我將來便赴湯蹈火，也要圖個天長地久的。

諸公！你道這娶親的是誰？原來正是秦白鳳。白鳳當日在杭州時，陡然見了寇四爺捉去阿男，他在家時，是聽見四爺要殺他，才避到鎮江去的。此時忽然遇著了，自己又和他女兒在一堆，如何不嚇？只嚇得「魂飛天外，魄散九州」，猶如刀已在頸一般，連忙摔下了那面小銅鑼，向人叢中只一鑽。其時四面圍看的人，也同吃了一驚，正不知寇四爺是何等樣人，一個個都連忙向後一退。只這一擠，把個白鳳擠得昏天黑地，也不知走到了甚麼地方。看看擠的人散了，四爺的影兒也看不見了。喘定了一會，也不知是何原故，四爺是從那裡跑來的，此刻捉了他又到那裡去。自己此刻又不知向何處投奔是好。摸摸身邊，只帶了一百多文和錢把銀於。胡亂想了一會，總不得個主意，又不敢回家。他家中還有草草的一份家私，與及昨天掙下的幾十吊錢，後院裡還有養著一匹久沒騎坐的烏孫血汗黃驃馬。這些東西，不知後來便宜了甚麼人？白鳳、阿男兩個，既然捨得把他丟下來，我這說書的就犯不著代他去尋覓了，所以下書中也沒有交待的了。諸公記著！這是我已經聲明在此，不要說是我的漏洞。

閒話少提。且說秦白鳳猶如逃兵荒一般，逃了出來，不敢回去，在路旁呆呆的坐了一會，思量今番如何是好。左打算、右打算，總免不得先回鎮江，再作道理。但是身邊所帶的錢，是萬萬不夠盤纏的，就是徒步行去，沿路上也要吃飯的飯錢。然而除了回鎮江之外，實在是無路可走，無家可奔，又斷無裹足不前，流落在這裡杭州的道理。他心中如此千回百轉，總是沒有主張，不覺站起來步行去，順便問了到蘇州大路的方向，便出了城門，順著大路前進，一路走到日落西山。

這一天，他又慌，又急，又愁，竟不知肚中饑餓，連晚飯也不曾吃。看看天色黑將下來，恰好路旁一間廟宇，他就蹲在廊下寄宿。這一夜何曾睡得著？想起寇四爺捉了阿男去，正不知拿他怎樣難為，他是個嬌嫩不過的女子，四爺那種粗笨手腳，倘使一時性起。動起粗來，便一下已經受不住，不知要狼狽到什麼樣子了。想到這裡，恨不得插翅飛去，代他受點折磨。轉念又想到：數月以來，我兩個何等溫存，何等親愛，此刻憑空的把我兩個拆散了，又不知他思念我怎生難過？想到昨天晚上，因為白天裡賺了幾十吊錢，夫妻兩個何等歡喜，有說有笑。今天晚上，便折翼分飛，在這裡受這等苦楚。忽又回想：我雖然在這裡受苦，卻還好過，他此時如果被四爺責打，還要受痛楚呢。思前想後，又想到將來回去，何以見丈人？何以見叔父？想到這一層，更是如芒在背一般。不覺一陣陣的面紅耳熱，不住的自己拿手來打「自己的嘴巴，深悔自己從前走了出來。如此過了大半夜，方才」覺得有點饑餓，慢慢的便饑腸雷鳴起來。大凡一個人，越是饑渴，越是睡不著，何況他又多了思念情人，羞見父老的兩樁大心事？如何還想得攏眼。

眼巴巴的望到五更左右，覺得以後見人處處都難為情，不如尋個自盡，死了的乾淨。起了這個主意，便自站了起來，把自己身上的腰帶解下，在星光之下，四面一望，恰好這出廊外面，有一道柵欄，便把帶於拋起，掛在柵欄上面，在底下打了個圈兒，踮起了腳，輕輕的把頸脖子套了，把手一鬆，便吊了起來。暖呀！照這麼說，那秦白鳳就此要死了？不知不然，他上吊時，不曾用了墊腳的傢伙，所以雖然吊了上去，卻還不曾懸空，他那腳尖兒還有一點點著地，所以他白白受了一個更次的辛苦，卻死他不了。天色黎明時候，那廟中一個和尚出來解手，看見柵欄旁邊筆直的站了個人，吃了一驚。走近一看，是吊著的，更是驚慌。連忙翻身入內，叫醒了個伙伴，一同出來解救。燒了薑湯開水灌下去，白鳳慢慢的醒了。和尚便問他姓甚名誰？為何尋死？白鳳不肯說知真姓名，只有含糊答應，說流落在此地，不能回家鄉，所以尋此短見。和尚便道：「呆人！這也值得一死麼？好歹尋點小事業做做，積聚幾文，就好回去了。」白鳳道：「我在此地沒有一個認得的人，叫我做甚麼事業？」和尚道：「一個人只怕沒有本事，有了本事，那裡尋不出事業來？但不知你會做些甚麼？」白鳳道：「我一些本事也沒有。不過叫我放牛、播種，田上的工夫是會的，其餘不過是會寫幾個字。」和尚道：「會寫字就好了。城國有個王鄉紳的老太太，立願要寫一藏《金剛經》，佈施各寺院。天亮了，你寫一張字樣來，我代你送去看，如果看對了，你便代他寫幾部經。得了他的筆資，除吃飯外，還可以積攢幾文，慢慢的就有了回家的盤纏了。」白鳳稱謝不迭。和尚道：「我們出家人慈悲為本，這個不算甚麼。」說罷，便讓白鳳到裡面坐下。

等到天亮，白鳳寫了一張字樣。和尚吃過早粥，讓白鳳也吃了一碗，便代他拿了字樣進城而去。過了一會，喜孜孜的拿了一束白紙來道：「恭喜！看對了，就請寫罷。」白鳳自是歡喜，謝了又謝。暫時借了和尚筆墨，寫將起來。此後便附在這廟裡吃飯，並向和尚借了廟中一席之地，作為安歇之處。和尚念他是個異鄉流落人，便不和他計論房租。白鳳因為恐怕回鎮江難見丈人，回家鄉難見叔父，便一心在這裡寫經。勾留了好幾個月，直等到過了年，春去夏來，才得他叔父繩之尋到，帶他回家去，和何彩鸞成親。正是：鸞鳳和鳴成比翼，螽斯衍慶卜他年。

未知白鳳成親以後，又有何事，且待小子閒了，再來說開。

